

留字条的秘案

“我”娓娓道来

一场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经历……

张兵 著

MEAN

DE

LIUZI TIAO

张兵 著

秘案
的
留字条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留字条的秘案 / 张兵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5.9

ISBN 978-7-5126-3830-3

I. ①留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6738号

留字条的秘案

出 版：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)

电 话：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：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
字 数：200千字

印 张：8

版 次：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126-3830-3

定 价：28.00 元

(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)

引 子

两辆警车从十字街口那边快速驶来。

天刚放亮，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尽，街道上朦朦胧胧，突兀的汽车声打破了寂静，车顶上警灯在闪烁，红色光束缭乱刺眼，就像蹿起的火苗一样。

警车斜插冲进“东区大院”，停在9号楼前，从两辆警车上急匆匆下来六七位警官。

他们站在那里，个个面色凝重，巡视这片住宅区。

当地人称为“东区大院”的住宅区，是省政府机关的宿舍院，因为地处金刚里街区，正规叫法是省政府金刚里东区宿舍院。

这里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面坐落着十多幢楼房，中间的空地形成“井”字形大院，整座宿舍院外围着一道高墙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能住在这种宿舍院里还是相当不容易，

这里居住的不是普通老百姓，都是省政府的干部及其家属。而且，有不少是处级和厅级干部，每天早上上班时间，大院里来接各部门领导的小轿车一辆挨着一辆，单凭这点就显示出这个院落与众不同。

在一位当地派出所治安警员的指点下，警官们的目光齐刷刷投向9号楼2单元二层的一扇窗户。

“留下两人在楼下，不要让外面的人靠近，其余进现场勘查。”为首一位警官说道。

案发现场在二层西户，几个警官进入时，从卧室里走出老夫妻俩站在过道，老先生看样子70多岁，身材高大挺拔，穿件深灰色风衣，花白头发向后整齐梳着，长方脸，厚嘴唇，让人感觉意外的是，他戴着副宽边黑墨镜，从外看不清眼睛，他站在那里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，不怒自威，旁边的老太太个头矮小，表情略带出些紧张。

派出所治安警员上前给老先生介绍刚进来的警官们，他称呼老先生为“李老”，告诉说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来了，由他们一起勘查现场。

为首的警官向老先生问声好，然后请他简单说说发现案件的经过。老先生默默点头，说了起来：今晨5点，老伴儿起床后，发现小储物间的窗户大开……

老先生说话声音宏亮，叙述简明扼要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，仿佛在总结一份简报，这种干脆利落，可能是多年职业生涯形成的。

警官们毕恭毕敬地听着，谁也不随意插话，因为他们知道内情，清楚对面的这位老先生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他年少时即加入红军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；抗日战争中担任八路军一个师的侦察科科

长，老先生的眼睛就是在—场战斗中被日军毒气熏伤的；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已是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战将，指挥部队所向披靡，从白山黑水的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，立下赫赫战功；新中国建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，20世纪70年代升任海军副司令，据说指挥建设了海军潜艇部队的绝密工程。现在老先生“隐居”在此，但余威犹存，他们这几位警官在老先生面前实在是几个小兵蛋子。

“初步清点，我的两本……”

老先生说到这里忽然说不下去了，换了个人似的失去刚才的威严，身子软下来，一只手紧紧捂住胸口，旁边的老太太惊慌失措，赶紧把老先生搀扶住。

看来老先生丢失了重要的东西。

“我的两本日记被盗走。”老先生缓缓说道。

啊？警官们面面相觑，老先生的日记被盗，这案子可就敏感了，以老先生特殊的身份，会不会在日记中记录着什么重要秘密？这要是流传出去，负面影响就大了。

“日记中记载着属于机密的事吗？”为首的警官急忙问道。

老先生有些内疚地说：“我最近着手整理回记录，为了帮助自己回忆过去的经历，在日记中写了些属于军事机密的事，真是太大意了啊。”

屋里一阵寂静。

“作案的人还在书桌上留下一张字条，我感觉这个案子很特殊，请你们重视起来。”老先生又说。

在场的警官们再一次感到吃惊。

警官们开始勘查现场。

这套房面积不算大，老式结构，中间是过道，两边各有房间。

老先生的日记本是在书房被盗的，出人意料的是这里丝毫没有凌乱的痕迹。书房陈设简单朴素，但是也有一般家庭不具有的特殊宝贝，靠门一侧是储物平柜，上面陈列着两排小摆件，这些玩意儿古色古香，年代久远，其中摆在前面的三件尤其吸引人，一件象牙雕刻，一个小花瓶，另外是只木雕小舟。

象牙雕刻只有拳头大小，造型就是只大象，它疾步如飞，昂头扬起长长的鼻子，令人叫绝的是象背上跪坐着一位指头大小的土著人，他紧拽缰绳，目视前方，神情坦然，真是栩栩如生；小花瓶和普通茶杯一样高，瓷白如玉，光滑明亮，瓶上画枝杆，上面落着两只引颈鸣叫的黄鹂鸟，黄鹂鸟通体金黄，背沾黑纹，旁边题着两行名句：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；而木雕小舟只有钢笔一样的长度，底座是镂空雕成的双层浪花，浪花上嵌进一只精美小舟，看上去小舟似在大河中劈浪前行，这件木雕色如黑漆却光泽明亮，应该是紫檀之类的贵重木质。

有位懂行的警官目不转睛地看着，有点爱不释手，心说这些是属于文物级的宝物，平时轻易见不上。

另一面墙的窗户下摆放着老式书桌，各种书刊报纸整齐摞放着。

书桌中央留着一张字条，有一掌宽，上面写有短短的一行黑色字迹。

几位警官围在书桌边，低头默默看着字条，半天谁也不吭声，一会儿他们相互对视，像在用眼神交流述说。

这些警官可以说是省、市的刑侦专家，有的从事刑侦工作几十

年了，什么样盗案没有见识过。然而，今天的阵势还是头一回遇到。现场气氛静谧，几乎就看不出是发案现场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放着贵重物品不盗，而是偷走主人的日记本，作案后不是隐毁痕迹，而是故意留下字条，真是件奇怪而神秘的案子。

现场拍照画图后，警官们拿起字条传递观看，字条上的字迹间距紧缩，端正平扁，甚至透出些秀丽，但是每个字的最后一笔粗犷豪放，像一把刀凶狠地画出条线，另外，语言结构上短促有力，有古文风格。字如其人，字迹和语句能够透露出许多信息，通过字条判断，写字人受过良好教育，偏爱古文或古诗词，性格矛盾，既拘束谨慎又胆大妄为。

整整一上午，警官们勘查完现场又走访了周围的住户，他们要暂时撤离，两辆警车驶向大门外。

这时，和案发现场相邻的一个单元二层楼上，一个身材消瘦的青年悄悄躲在一扇窗后，他看着离去的警车噓噓叹出口气，嘴角显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一条惊人的消息在“东区大院”传开：李将军家被盗！

“李将军”是“东区大院”的人们对那位老先生的称呼，在大院的人们看来，这户人家很神秘，平时就老夫妻俩和一个小保姆，不怎么和邻里来往，偶尔能见到老两口散步，但每逢过节时，他们家就热闹了，会有许多开外地车的人来他家探望，而且好多是军车，时间长了，人们知道老先生姓李，是个“老革命”，当过红军，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解放后在海军当过重要领导，于是，背地就叫他“李将军”。

“李将军”怎么会住到这里？

原来，“李将军”当年在这个城市的周边山区参加过抗日游击战，对这一带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，有很深的感情，故此从军队领导岗位退下来后，就要求到这里居住养老。

这个城市就是龙城，是北方一个省的省城，城市三面围山，从北至西横卧蜿蜒起伏形似龙身的山脉，一条古老的汾河缓缓穿过市区，像一把巨斧将城市一劈两半，分为河东河西。

“李将军”和他老伴儿来到后，当地政府对于怎么安置很费心思，当然，最主要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，在省公安厅的参与下，“李将军”就被安置在金刚里“东区大院”。这地方位于老城区西北，紧邻汾河东岸，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，环境优雅到处栽着粗大的柳树，一到春夏杨柳依依，整个地方遮隐在浓浓的绿色中。

“金刚里”这个地名也很有意思，相传清朝光绪年间，汾河发大水，沿岸坝堤大都溃决，洪水入城，而只有这一带的坝堰安然无恙，人们因其坚固取名为“金刚堰”，靠它附近的这一带地方就叫金刚里。

住在金刚里，“金刚”也没有保护好“李将军”的安宁，还是出事了。

“李将军”家被盗，这件案子，不仅惊动了当地，而且也惊动了公安部。案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财物损失，但是失主身份特殊，被盗日记敏感，作案人现场留下字条，这是全国还未曾发生过的特殊案件。公安部有关领导专门作出批示，责成迅速破案，省城公安厅的领导更是坐不住了，把这个案子确定成“重特大要案”，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。然而，虽经专案组侦查，案件却未能发现有效线索，一直没有破获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“留字条的秘案”还是悄无声息，像一块坠落在幽深海底的石头，而“李将军”的那两本日记，人们似乎永远也无法发现它的踪影。

高高的楼顶上，静静的就我一人，在这深夜，我蹲在这里就好似在一艘轮船甲板上，这艘船正驶向不着边际的夜海，一时间身体感觉真的摇晃起来。

向前慢慢挪动，寻找楼顶的边缘，找到了，我伸出一只手臂凭空划拉，手凉嗖嗖的不由得有些慌张，分明知道手臂下边就是“万丈深渊”。可是，我必须面对，在楼顶的边缘，强压住慌乱的心，直直站立起来张开双臂仰望苍穹，我寻找着，寻找一双上帝的眼睛，它俯瞰注视我，我立在生死之门，阴阳之界，向前跨出一步就死，向后退一步就生。

寂静的夜，我无畏地站在这里，以洗刷白天的懦弱，此时，全世界有几个人可以像我一样？没有，只有我立在生死边缘。

一位身披斗篷的“死神”从天而降，轻盈地飘落在我身旁，与

我并肩而立，它并不狰狞，反而有些温顺，我伸出手与“死神”握了握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楼顶的风呼呼作响，吹得我有点晃动，一个趔趄差点坠落下去。

“嘿，张小明，醒醒。”

有人叫我的名字使劲拍我的后背，想睁开眼睛，可眼睛像粘了胶水，怎么也睁不开，我感觉还在楼顶上面站着。

后背“啪啪啪”又被拍了几下。

终于微微睁开眼，惨白光线刺得眼有些疼，模模糊糊看到床头柜上一个盘子里放着几个白色小药瓶，它们如同龇牙咧嘴的小白鼠扑面而来，我瞪大眼睛，看清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床前。原来刚才是在做梦，梦见自己在楼顶上练胆量。

“白大褂”挤出笑容弯下腰说道：“该吃药了。”

我坐起来一阵晕眩，整个脑袋像个铅块沉甸甸的。

“怎么又要吃药？”心里犯嘀咕，下意识看看那盘子里的药瓶。

“白大褂”拿起一个药瓶，从里边倒出四粒绿色药片递来，我无奈地接过放进嘴里，端起旁边的杯子喝口水顺下去。这种药片很厉害，吃下后浑身疲倦，继而脑袋里好像空空的，人变得好安静。每到吃药，我就想起以前看过的日本影片《追捕》，其中有男主角“杜丘”被强迫吃药的镜头。

“我在这儿住了几天了，大夫？”

“三天了，你怎么每天问？”

“白大褂”指指窗外：“待会儿出去转转，别老在屋里闷着。”说完他走了。

抬眼搜寻，看到墙角前室友还在那儿忙着，他在“炼金”。

第一天进来时，他就神秘地告诉我他知道“炼金”的秘方，他把枕头搁在墙角地上，然后乱七八糟的杂物堆在枕头上，手指凭空一扭，嘴中发出“咕嘟嘟”的响声开始“炼金”。他就这么每天忙碌着，把那些杂物一会儿堆到枕头上，一会儿又拿下来，过得很充实。

听几个查房的大夫说，这位“炼金家”已经把家里点着火三次了。

我斜靠在床上，脑子里却又出现那天被“绑架”的情景，这两天就是这样，时不时就想起来。

那天下午，妻子陈梅领着姨姨突然到家，陈梅说姨姨找了个医生，让我去检查一下，吃药调理调理。我有些莫名其妙，说自己没什么毛病检查什么。姨姨发话了，说陈梅告诉她我最近有些不对，还是去医院看看，没病就算，有病早点治。既然姨姨这么说，我不好得罪她，只好随她们。

来到这个医院，她们带我进一间屋中，两位医生模样的人问了一堆奇怪的问题。其中问我，脑子里是不是有个声音一直和我说话，是不是经常产生某种幻觉，是不是老是觉得有人跟着我？

医生在一张表格上画了许多对勾，他们同陈梅和姨姨决定让我住院。

我被送到装铁栅栏防护窗的病房，和“炼金”的人成为室友，这时才完全清楚，陈梅和姨姨把我送到精神病院了。她们认为我疯了？究竟怎么了？她们如此对我。

问题还有这个医院，单凭一堆奇里古怪的问题，就能把一个人定成精神病，如果是这样，太可怕了，满大街的人一半都够资格进来。

下了床走出病房，穿过幽暗的走廊，两旁全是病房，整天从这里传出来的声音，要么是喃喃自语，要么是凄厉的吼叫，还有“动听”的歌声。

“嘿，有没有派出所的介绍信，拿过介绍信才能通过。”

一扇铁门的小方孔中伸出只没有血色的手挡住了我，侧身绕过这只手继续走。

“拿过介绍信来啊……”

喊声拖着长长的哭腔，萦绕在走廊里。

出了走廊旁边的小门，眼前豁然明亮，来到一个院子里，三天了第一次出来，这是“放风”的地方。站在那儿看，这是所高墙围起来的圆形院子，墙根下坐着一些人在晒太阳，他们眼睛发呆，脸上呈现木讷表情，看着有些恐惧，我走到一处没人的地方靠墙坐在地上。

坐下才发现，眼睛平视过去看的还是一堵高墙，只有抬起头来才能越过墙头看到外面的天空。

皱起眉头在想，好像是苏俄时期的一个作家，曾描写在牢房散步的场景，说牢房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是多少步，这一段描写很著名，可惜我实在记不起来作家的名字。

不知道这个场地从这边到那边是几步，但是，我知道我家的客厅从窗户到门是七步，从门到窗口还是七步。

在夜深人静时，我常会拉紧窗帘关闭客厅门，打开落地灯，光线经灯罩过滤涂在四周，整个屋内呈昏黄的色彩。从门到窗户，再从窗户到门，我如此反复从容踱步，思索些问题，口中不断念念有词，自己提问，自己回答，当然，有时要停顿一下，加进几种手势，

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。

我思索的问题没有范围，不一定能有答案，一个问题，即使有了答案，还要反复地重新提出，重新回答，可能自己并不一定要有答案，只是享受这一过程。

现在，真想从这儿走到对面的墙根，再从对面走回来，想要思索思索。

到底为什么？陈梅和姨姨竟然把我送进精神病院，我真的是有病吗？

我是有一些与众不同，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人，有句话讲，人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，对于我，不恰当地说，是兔子与野狗的结合。

从外表看，柔弱、腼腆、敏感、自闭这些都是我的标签，不愿意和别人交往，不爱说话，尤其是和陌生人交往，总会莫名其妙地紧张。

我很能忍让，即使吃亏受损，也很少跟别人争吵争闹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如果在大街上被别人突然捅一刀，我不会与他争执，甚至不看他一眼，只会捂着滴血的伤口赶紧跑走，躲在阴暗无人的角落喘息。

自己这么“弱”，应该是天生的，从小的时候就孤独自闭，在家吃饭，不管多少只吃一碗，即使没有吃饱也不好意思和母亲要第二碗；也不太喜欢和小朋友们玩，常常独自坐在外面，漠然地仰望天空。后来长大了，一直到大学毕业，一直到工作上班，“弱弱”的性格一直伴随着。

物极必反，因为外在的自己是“软蛋”，内心则熊熊燃烧着

一把火，异常渴望自己勇敢刚强。

我崇拜那些为理想从容赴死的英雄，专门从书刊报纸上收集许多烈士的英雄事迹，想从当中吸取“阳刚之气”。最崇拜瞿秋白，说来好笑，因为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，一袭长衫瘦瘦弱弱，我俩长得挺像，都是那样消瘦。

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，令我感叹，他面对死亡是那样从容安静，就好像夹着书本走去讲课。

“手夹香烟，盘膝而坐。”

“此地甚好，慷慨饮弹。”

他实际上是个读书人，一介书生，心存大义，淡定生死，他是我的偶像，我希望能拥有像他一样的无畏精神。

内心崇拜烈士，总在鼓励自己不要畏惧什么，要勇敢面对一切，要大声说话喊叫，但是，日常生活中自己还是不行，还是畏畏缩缩，胆小怕事，就如同套在套中一样。

人们看见我是一个人，其实是两个人，外在的一位，内心还站着另一位，两个我中间隔着一扇紧闭的门。

我也有喜欢的事，爱好读书尤其喜爱古文和古诗词。

“君不见黄河之河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……”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可以倒背如流，这首诗中最喜欢的是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这一句。

我还爱写日记，从初中时就开始写，除写日记外，经常没事的时候就找张白纸随意乱写胡画。

转脸看斜对面墙根下坐着的“病友们”，他们大多还是刚才的姿势，没有怎么变，就像摆着一排泥塑，风来了是这样，雨来了也

是这样。这些人原先是干什么的？他们的外表与内心一样吗？他们是否也在猜测着我？猜测着我的外表与内心是否一样？

当年我在“东区大院”住的时候，内心最受煎熬。

父亲从别的单位调入省政府工作，在省政府金刚里东区宿舍院9号楼分配了套住房。

我随父母搬过去时，刚去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上班担任实习律师。律师是靠嘴皮子吃饭的，要有两方面的本事，一是能言善辩，舌枪唇剑，口才要好，另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要强，尤其要和法官搞好关系，这两方面恰恰我都不行，孤独腼腆，不善言谈，根本谈不上什么口才，拉关系更是不行，说话都脸红还拉什么关系？我在这儿上班，纯粹是赶着鸭子上架，根本不是干律师的料。勉强接了几个案子，办下来一塌糊涂，法庭上宣读辩护词，照本宣科都结结巴巴满头大汗，法官和检察官当庭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，当事人对我的态度就更没法说了。单位开会时，领导多次严厉批评我，说我砸了单位的牌子。

感觉自己真是个废人，一事无成。我生活在焦虑悲观之中，以至于对人这个生命产生疑问，在一篇日记中，对人生提出强烈的质问：

地球上的每一个人，白种、黄种、黑种；饥者、饱者与奢侈者；体面微笑的政客与身裹破衣的乞丐，我痛心地，我悲痛地问你们，究竟为何，这人的本质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仅仅为了活着？革命、劳作、科研、学习、吃食、行走、睡觉、性交、闲坐、嘻笑，这所有的一切是为什么？